

又亦奇偵破小說精選

(4)

血手觀音

● 觀音玉手上出現鮮血，必有人死，
● 翡翠頂鏈中藏有劇測。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I 258-4

251-c1

血手觀音



(苏)新登字007号

血手观音

作 者：(台湾)文亦奇

责任编辑：顾关荣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：210009)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扬州印刷总厂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 插页2

字数：115,000 199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0,3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0368—6/1·350

定 价：2.5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作者文亦奇先生介绍

文亦奇先生是加拿大的华裔作家。本姓杜，生于上海附近的松江县，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。抗战胜利后赴台湾，从事新闻工作。后以文亦奇笔名撰写传奇小说，风行一时。又自办良友出版社，编印小说及杂志。并向电影界发展，担任制片、导演、编剧等工作。编制影片有三十多部。还进入电视台，编写电视剧三百多集。香港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慕名敬请文氏赴港，专任编剧。编了不少武侠奇情电影剧本，享誉影坛。

文氏创作小说剧本之外，又是著名影评人，研究和撰写电影史的学者。曾任文化大学、台湾艺专、世界新专等校教授。不少台湾名影人物也向他请教。

文氏小说发表于港、台，海外流行。美、加、英、法等国的中文报纸副刊，竞相转载，甚受欢迎。尤其是诡异小说，多翻译日文，在日本也有大量读者。且誉文氏为“中国的爱伦坡”(Alan E Poe)，或称其小说为“现代聊斋”。不少小说被拍摄成电影及电视剧。(即在中国大陆，西安电影制片厂等均曾购文氏小说拍成电影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拍文氏小说成电视)。

文亦奇侦破小说精选是他创作小说三大系列之一(另外两系列是“浪子传奇”和“台湾怪谈”)，包括长篇和中篇小说多种。

文氏现居住加拿大，曾担任大上海同乡会会长，加《华侨报》总编辑等。仍继续写作，但珍惜文墨，不多产。作品散见海内外报刊杂志。饮誉隆盛。是现代海外华文作家中应受特殊重视的一位。

文亦奇侦破小说精选（1）

《蓝煞星》简介

“蓝骷髅”出现，必定死人！王氏产业公司董事长王志川一家陷入恐怖中，一个个神秘的进入了鬼门关。警方和侦探束手无策，防止不了命案的继续发生……最后，峰迴路转，终于解开了“蓝骷髅”之谜。

文亦奇侦破小说精选（2）

《夺魂索》简介

河边发现一个用绳索勒毙的男尸，警方通过严密侦查，突破重重困难，查出了凶嫌，把他送上了法庭。但凶嫌巧妙的脱罪，法官竟判为无罪释放。这使警方大为泄气。可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凶手最终仍难逃法律制裁。他怎样设计脱罪，警方怎样侦破？斗法技巧翻新。扑朔迷离……请看《夺魂索》。

文亦奇侦破小说精选（3）

《微笑的丽莎》简介

在一座偏僻的山村别墅里，挂着一幅精美的油画《微笑的丽莎》，但它既不是著名画家达文西的名作，画的也不是蒙娜丽莎。画中出现的是位美丽端庄的中国倩女丽莎。她微微含笑。从她那含情脉脉的微笑中却牵引出个神秘的故事来。

文亦奇侦破小说精选（4）

《血手观音》简介

停放棺材的寺院夜闻哭声，那尊观音像的玉手染血。小镇上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，死者竟是县太爷的宝贝儿子，捕快们进行抽丝剥茧的侦查，竟发现一桩惊人的案中案。

血手观音

“呜！呜！呜！呜！呜！呜！呜……”

三更过后，无月无星，天空幽暗得如一块黑布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但听到不远处传来女人悲怆的哭泣声，时断时续，随着夜风吹过来，传到附近的人们耳朵里。惊醒了他们夜半的梦，给这哀怨哭声扰得毛骨悚然。

“师父，师父，您听呀！哭声好凄凉呀！师父……那，那……是女鬼在哭么？”

哭声惊醒了“天云寺”中的小和尚悟心，他从被窝里钻出头来，这悲凉的啼哭，扰得心里发毛。忙推推睡在他身边的老和尚，轻轻地问他。

“阿弥陀佛……”老和尚也被哭声扰醒了。他宣念佛号，并不回答徒儿的问话。

小和尚听见师父醒着，顿时壮胆不少，继续问：

“师父，那哭声好像是从我们寺后停厝棺材的那排破屋中传来的，好怕人呀……师父，真是鬼哭么？”

“……”老和尚不回答。口中不断的低声宣念佛号。事

实上他也不明白那哭声从何而来，不知如何回答悟心的话。

但他不再躺着睡觉，坐了起来。在床上盘膝坐定，双手合十，闭目念佛。

“呜！呜……呜！呜！呜……呜！呜……”

哭声更加清晰，一声声打动人们的心弦。好象有无限的哀伤，自哭泣中发泄出来。小和尚十分害怕，但看见老和尚已坐起了，勉强提起勇气，探头观望窗外。

“呀！师父！您看呀！破屋里有灯光！那是鬼火吗？啊呀！寺里闹鬼了，真不得了，吓死我了！”

小和尚又惊叫起来，手指窗外，发抖的说。老和尚张开双目，向窗外膘了一眼。这窗口正好看见远处停柩的破屋，果真闪着灯光，自那儿射来，摇曳不定。

“那是鬼火么？还是有人在这破屋内？”老和尚心中盘算。他也猜度不透。

“悟心，不用怕！你点个灯笼，去破屋瞧瞧吧！”老和尚自己静坐不动，却叫徒儿去探视。

“啊哟！师父！白天我都怕上破屋，晚上怎么敢去瞧……碰上了鬼会摘走脑袋瓜子，师父，我还想活下去，不愿意死哩！”

小和尚吓得面无人色，慌忙躲入被窝里，用棉被盖住了光秃秃的小脑袋。真像是要给恶鬼摘走似的！不管师父如何喊，他抱定宗旨，今晚决不上那个鬼地方去。

老和尚喊不动徒儿，也不强人所难。这夜就在“呜呜”哭声中过去。不久就鸡鸣破晓，那哭声也终止了。

那是在清末光绪年间，宝庆县内发生的怪事。

第二天早晨，老和尚做完了早课诵经，想起昨夜听见破屋中哭声和灯光的怪事，就关照小和尚，一同前去观看个究竟。

“师父！我怕呀！心里还在发毛！也许那鬼怪还没有离去，我们撞上了就没命啦！”小和尚踌躇不前，面有难色。

“真是胆小！光天化日，哪有鬼怪出现！快跟我走！”

小和尚无奈，只好跟在师父背后，上破屋去探视。他们推开“吱吱”发响的木门，但见屋内蛛网密布，灰尘厚积，一阵难闻的霉烂臭味，直冲入鼻子。

这一排五开间的矮小破屋中，密密层层地停厝着棺材。和尚为了增加容纳量，采用立体方式，制造木架来叠放灵柩，木架分上中下三层，各层放一个棺材。以致破屋内厝了五、六十具棺木，“住”着五、六十个死人。格外的阴森恐怖，好似到了鬼域。

在寺院内暂时停厝棺材，是中国人的风俗。有的是子孙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土地安葬上辈，或是异乡作客的人，突然死了，棺木一时不方便运回家乡下葬，就暂时的停厝在庙宇内，过些日子再运走。但也有一厝数十年，子孙不理或无力安葬的，这棺材就成了长期的寄厝者，乏人照顾。甚至灵柩的外层没有经过磁漆的好好保固，或是棺木太薄，质料又差，以致经不住长久的停放，发生蠹蛀腐朽的情形，成为鼠蚁的窝……

寺院内的和尚在棺材运来停放时，向丧家收一笔钱作停

厝费。要是到了清明时节，死者的亲友来致祭，再捐些钱给寺院作照顾费用。但事实上和尚很少去照顾这些棺材，听任它们安静的放在破屋内，消磨永不过完的漫长岁月。

现在，听到晚上破屋中有灯光和哭声，老和尚带了徒儿来巡视。他们开门进去，各间屋内观看一番。一具具棺材仍是静静的在木架上，没有什么异样。

除了几个小老鼠窜出来，惊吓了小和尚，他们看不出破屋内昨夜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“阿弥陀佛！师父，我们走吧！”

小和尚心中还在吃惊，不敢面对这些死人，在破屋内久留。他扯扯老和尚的袖角，催着快走。

老和尚胆子比较大。心想：昨夜的哭声和灯光，确定是从破屋中传来，不管什么事，且让我烧一柱香，默祷一番，请这些死者的鬼魂安息，不要在晚上吵闹了。

他打定主意，就在破屋的中央，那只放着烛台香炉和一具观音佛像的平桌上，点了三支香，双手合十，闭目向着那些棺材诵念佛经。

这时，小和尚突然张大眼睛，发抖的摇动着老和尚衣袖，说：

“师父！你看呀！怪事！真是怪事呀！”

老和尚被他吵得张开眼来，诧异地问：“什么怪事呀？”

小和尚手指那座观音，惊慌地说：

“这……这……观音菩萨的手上有血呀！”

“胡说！观音菩萨手上，怎么染血？”

老和尚斥责悟心，他也去仔细观看。那座观音像一直放在破屋内，陪伴着这群死人，已有好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出现过怪异，怎么手上染血呢？

这座观音是泥塑的女身立像，造像的年代很久远了。佛身外的涂金斑驳脱落，有些地方已露出泥土痕迹。她头披观音兜，身穿袈裟，赤足站在莲花上。神态清秀飘逸，法相庄严慈悲。左手直竖胸口，右手伸出，手心向上的摊示，似乎在作普渡众生状。观看了这座菩萨，心中就会肃然起敬。

这观音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她的双手，并不涂金，而洁白如玉。光泽滋润，好像真的手一般，非常纤细精巧。所以，大家都叫她是“玉手观音”。

现在，老和尚也像他的徒儿似的，眼睛张大得如铜铃，观看那座观音的玉手。果真发觉右手的手心上，染着暗红色的东西，好像是血液。还有数点滴落下来，溅在佛像前的桌面上。

“啊哟！这是什么呀？”老和尚吃惊，用手去摸那暗红色的东西……

手指的感觉是湿湿粘粘的，涂上没有多久，还不曾干透凝固。所以，老和尚的手指上，也染到一些。他放到鼻孔边闻嗅。

一阵血腥味，直冲入鼻子！老和尚一辈子吃素戒杀，远离血腥，突然闻到它，简直要咳呛呕吐。难受极了。

“阿弥陀佛！这真是血呀！”老和尚这时确定了。但他

不明白，怎么观音的玉手上有血呢？

是观音手心中渗出来的吗？他想不是。那是有人把血染在观音的手上了？这血是什么血呢？人血还是动物的血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是谁干的恶作剧？老和尚莫名其妙。

“阿弥陀佛！罪过！罪过！”老和尚除了说这两句话，实在研究不出什么来。

“师父，准是昨夜闹鬼，那鬼戏弄了菩萨！替她手上涂了血哩！”小和尚在作解释。

“……”老和尚不置一辞。他心想：观音手上染血，绝不是吉祥之兆，他必须在破屋内，再仔细的观察一番。

老和尚的眼光在搜索，不久落到平桌上的小烛台。看见它插了一对新的白蜡烛，已然去了两寸许。烛台和蜡烛上没有灰尘，是最近换上点燃的。

他又注意到平桌边，地上那只焚化冥镪的铁锅，里面有新的灰烬，像最近有人烧过纸钱。

老和尚心想：现在不是清明节，很少人来致祭。但从这些迹象看来，是有人来过。他猜测是昨天晚上，有人秘密来祭亡魂。因为他们听到哭声，看见火光，且确定这个人是女的。可能观音手上的血迹，也是她染上的。

“那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老和尚已查得一些眉目，但他却回答不出这两个问题。

老和尚和小和尚继续在破屋内搜寻，果然，又有惊人的发现。悟心在平桌下边，找到一个瓦坛……

“师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像以前没有见过。”

老和尚也觉得奇怪，叫徒儿打开用红布包扎住的坛盖，仔细看坛内的东西……

这一看又使他们大吃一惊。小和尚尖声高叫起来。

“师父，那……那……是人头呀！”

这声叫喊，把老和尚也愣住了。果然，坛内放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。因为宰杀没有多久，面目如生，尚未腐烂。而恐怖的死相，染血的面孔，使这对老小出家人吓得目怔口呆，好久说不出话来。

“啊哟！这……这……出了人命呀！师父！不得了啦……怎么有个人头放在这儿哩？”小和尚惊魂甫定，抖抖的说出这话。

老和尚比较沉着，想了一想后，叫小和尚盖好瓦坛盖子，立即掩上破屋的门出去。赶到城内县衙门，向捕头蔡福报案。

2

当老和尚去报案之前，县城内已闹得天翻地覆，鸡犬不宁。原来在县衙门后边，穿过三、四条街，不远处有家“怡红书寓”。这“书寓”的名称虽然很雅致，但名不副实，只是家妓院而已！院内有十多个花枝招展的“女校书”，只会陪客饮酒，唱小曲作乐，而胸无点墨，根本不会校书，也不会吟诗作画等文雅事儿，只是“挂羊头卖狗肉”而已。

但事实上，在文风并不兴盛的宝庆县内，到这儿来的嫖客，并不是高雅文士，也用不到文绉绉酸溜溜的吟诗作画。只要看得中意，付了银子，就可灭烛留髡，和妓女们过夜。

在昨天晚上，“怡红书寓”中灯火辉煌，游客如云，十分热闹，和往日并没有什么异样。但到了今天早晨，有个姑娘发狂的奔跑狂叫，惊起了众人。她惊慌喊道：

“不得了！丽红的房间里出了命案啦！有人死啦……”

这一声叫喊，立刻吸引大家奔向丽红的房间去，观看究竟。他们闯入屋内，但见一个割去脑袋的男人，赤裸裸的躺在床上，只有被角掩住他的一部分身体。

至于昨夜陪他过夜的丽红姑娘，被绳子捆绑在地上。嘴内塞了手帕，以致叫不出声来。

那个发现血案的姑娘，名叫秋云，她早上起来，看见丽红的房门虚掩着，她以为客人走了，就隔着房门问：

“丽红，客人走了吧！我可以进来吗？”

丽红没有回答，她就推门进去。发现血淋淋的无头男尸，以及绑在地上的丽红姑娘。秋云慌了，忙奔出去大叫，喊起了众人。

主持“怡红书寓”的老鸨是高月娘，她四十多岁，在江湖上混过，是见过世面的人物。在她的“书寓”内出了命案，镇静地赶走众人，详细查问内情。

他们解开了丽红的捆绑，高月娘首先盘问她，但丽红所知不多。她说：

“昨夜多喝了一点酒，很早陪客人就睡了。半夜里醒来，发现被人绑住，嘴里塞了手帕，叫不出来。那贼人如何杀害客人，我没有看见，不知道。”

现在，首先要查明白，被割去头的男人是谁。高月娘不禁叫起苦来，原来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宝庆县知县大老爷何九如的儿子何望安！竟横死在“怡红书寓”内，且被砍去了脑袋，这样重大的命案，就是经过大风大浪的高月娘，也皱起眉头，感到担当不住。

高月娘知道瞒不住，忙把县衙门里的捕头蔡福，刑名师爷牛秀德请来，向他们报案。同时又暗中送了牛师爷两百两银子，请他多多帮忙，不要因此坏了她的生意。